

煙 遲來的驚喜

羅宇汶 風采中學（教育評議會主辦） 5A

在那破損的刺繡盒裡，隱藏著記憶裡的春天。綠葉上的露珠，是上天的淚滴；被褥上的針線，是母女二人數不盡的情思。

獨坐在窗前，細雨如絲，漸漸的，雨腳逐漸緊密，雨聲也噪雜起來。我放下針線戴上耳機，望向窗外，只見一棵棵木棉樹屹立著，正接受上天的洗禮。我輕輕合上眼，像是看到一個木舟，隨著水浪輕輕晃動，搖啊搖啊，卻突然停下，抬頭，是一棵木棉樹，緊緊密密開著朱紅的花……

春天，家中庭院那棵木棉樹，又該開花了。

微風輕輕刮著，樹梢被壓彎，像向路人鞠躬一樣，湖面的波紋泛起陣陣漣漪。屋檐邊懸掛的風鈴被敲響，與樹葉婆娑的聲音，演奏著一場屬於大自然的交響樂。樹葉頂不住風的吹襲，慢慢飄落，母親坐著木椅，在木棉樹下，給將要遠行的遊子，一針一線縫合著被褥。

「媽，別再縫了，過多兩星期，廣東都該熱了，哪用得上您那被褥。」我邊收拾著行李，邊朝著庭院喊道。

似乎沉浸在那針線當中，遲遲等不到母親的回應。待我準備再次勸說，才聽到母親說：「你天生就體寒，吹了點風總嗷嗷大叫，去到南方，媽不在你身邊。好有張被褥，天冷蓋著，在路上還能鋪著睡會覺。等今年十一月份左右，媽再給你寄一張新的去……」手上忙碌的動作被停止，我愣了愣，凝視著母親那越發纖瘦的背影，突然鼻子一酸，低下頭，不再勸母親半句。

吡——行李箱的拉鏈被拉上。

我搬了張板凳在母親旁，把身子靠在母親身上。母親側過頭，笑了笑，繼續手上的針線活。歲月在母親的手上留下一道道傷疤。粗糙的手，握著針，在布上游刃有餘，一時穿過這頭，一時在那頭打結。五顏六色的

快與慢

線，總能在她手上變活。母親微垂著頭，眼睛盯著被褥，嘴微微抿起，像是要將愛與關照都賦予在這塊布當中。

棉絮飄揚著，有些落在被褥上，有些落在肩膀上，有些落在我夢裡……

我睜開眼，雨早已停下，把針線收拾好之後。室友拍拍我的肩膀提醒我，洗衣機已經將被褥洗乾淨了。我起過身，走去洗衣房。抓了一把晾衣夾子，放在口袋裡，再捧著輕薄的夏季被褥，走在大道上。兩邊的木棉樹沙沙作響，我放慢腳步，小心翼翼走好接下來的每一步。剛踏出第一步，「咔」的一聲，把腳抬起，探過頭，紅艷的色漿化開，是我踩到掉落的木棉花了。

「別貪玩，回屋子裡學習去，媽要撿點木棉花當藥材。」每年春天，家裡的庭院總能聽到母親的呼喚聲。見母親彎下身子，將掉落的木棉花拾起放進竹筲箕裡，我又模仿著她，撿著地面上的花，卻總是把初開的大紅花混淆，把母親氣得哭笑不得。可那靜躺在木棉花身邊的棉絮，母親嚴禁下令不讓我觸碰半根毛，像她的寶貝似的。可白色的棉絮，有時會沾上黑色，有時亦會沾上紅色……

紅色的血順著指尖滑落，又扎到了。我用紙巾按壓著傷口止血，另一隻手扯著線，再用針從布中穿過。看著越來越薄的日曆，心中不禁開始緊張起來。母親病了，被送入醫院。以前是握著針，現在卻被針握著，手背上扎滿了針孔。上次在電話那頭抱怨著醫院的冷氣涼，只有單薄的被子蓋著取暖，我便開始學母親那樣，縫著被褥。我不斷加快速度，怕來不及，怕錯過。但當我送到病房那刻，母親已被下「病危通知書」，是我來遲了。

我靠在醫院的牆上，新縫的被褥被放進黑色塑膠袋，靠在我腳踝旁，「十一月份，廣東已踏入冬天，正在收聽節目的觀眾朋友，天冷記添衣……」耳機裡的廣播節目循環播放著。

冬天，家中庭院那棵木棉樹，又結霜了。

那晚，做了個很奇怪的夢，夢到一艘木舟，隨著水浪輕輕晃動，搖啊搖啊，卻突然停下，舟上的母女抬起頭，是一棵木棉樹，緊緊密密開著朱紅的花……

「那是木棉花嗎？真好看。媽媽，你知道木棉花的寓意是什麼嗎？」女孩問道。

女人示意女孩張開手掌心，用食指在女孩手上寫下「珍惜身邊的人和眼前的幸福。」

那晚夢裡，三月的棉絮飄飛。

「這是您的包裹，麻煩您在這簽收一下。」我接過快遞。撕開包裝，用手指試探性伸進去摸了摸，又比去年厚了些。腦海突然閃現離開家前，母親對我說的話。眼角竟泛紅，我狠狠錘了自己的大腿幾下。路過的醫生，只看到一個女孩靠牆痛苦，可他們已習以為常，看了一眼便離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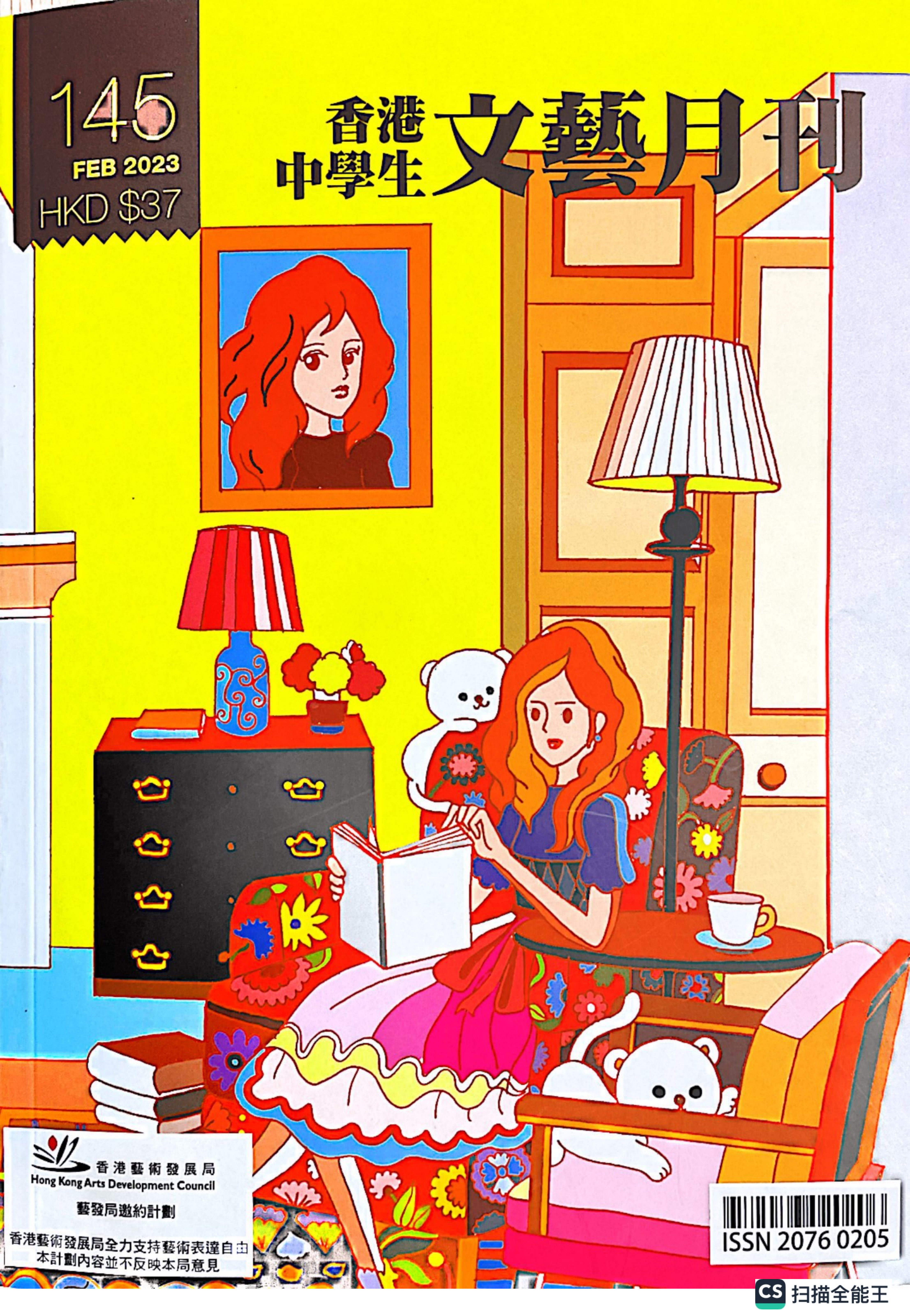
原來，母親把寶貝送給了最愛的寶貝。而兩袋黑色包裹，是屬於母女二人遲來的驚喜……


文筆細密，針線縫的不但是被褥，更是母女兩人感情的往事。時間倒裝也重疊今日，至於景物的襯托：「春天，家中庭院那棵木棉樹，又該開花了；冬天，家中庭院那棵木棉樹，又結霜了」，又豐富了主

評語

145
FEB 2023
HKD \$37

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



 香港藝術發展局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

藝發局邀約計劃

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
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


ISSN 2076 0205